

DUKU

读库

1902

新星出版社
NEW STAR PRESS

DUKU

读
库

1902

主编 张立宪

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读库. 1902 / 张立宪主编. --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9.4

ISBN 978-7-5133-3542-3

I. ①读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
IV. ①I217.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53477号

读库1902

主 编: 张立宪

责任编辑: 汪 欣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马汝军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57268861

官方网站: www.duku.cn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

印 刷: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70mm × 1092mm 1 / 32

印 张: 11

字 数: 220千字

版 次: 2019年4月第一版 2019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3542-3

定 价: 42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读库联系调换。客服邮箱: 315@duku.cn

目录

- 1 迟子建和她的冰雪北国 迟子建 张同道
我的文学、我的笔和我的脚，都是有根的。
连我走路的声音，都是有根的。
- 55 雅漂 肖斌
二十年前，一帮爷们儿想要完成一件史无前例的探险。
- 110 贫困生（续） 艾苓
2017年初，我开始一个人的奔走，先后采访百余位
绥化学院的贫困生。
- 188 职业的选择 蒂姆·厄班（Tim Urban）
这篇文章不会给你职业建议。
- 240 美得像幅画 谭映月 依霖
向麦瑟尔夫人学习服饰色彩搭配。
- 261 “黄河”的传播 杨浪
八十年前的四月，《黄河大合唱》在延安唱响。
- 277 赛博朋克浪潮 汪诘
一个虚拟现实的科幻世界，一个超越想象力极限的世界。
- 307 窈窕田蚡之死 刘勃
选拔人才是皇帝的特权，做臣子的，别掺和招贤纳士这事。

迟子建和她的冰雪北国

迟子建 张同道

我的文学、我的笔和我的脚，都是有根的。连我走路的声音，都是有根的。

迟子建，196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漠河县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伪满洲国》（2000）、《越过云层的晴朗》（2003）、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（2005）、《白雪乌鸦》（2010）、《群山之巅》（2015）、《候鸟的勇敢》（2018）等，小说集《北极村童话》《逝川》《白雪的墓园》《清水洗尘》《雾月牛栏》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。2008年，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获茅盾文学奖。

2017年1月15日-22日，纪录片《文学的故乡》摄制组跟随作家迟子建回到黑龙江漠河北极村，在哈尔滨和北极村进行了三场访谈。这是访谈的整理稿。

大兴安岭

张同道：您的小说里常常是冰雪背景，您的故乡是一种什么面貌？

迟子建：在我的故乡，我小的时候，这个季节，漫山遍野都被冰雪笼罩了。但是夏天漫山遍野开满野花，是天然的大花园。我们采花，还去草甸子，我特别喜欢黄花草甸子。去那儿干吗？水泡子，就是沼泽地，去那儿钓鱼。父亲给我做一个鱼竿，他做灯笼竿做不直，做鱼竿也永远做不直，随便找一个树条子，捋巴捋巴，然后拴上一根丝线，再拴一个鱼钩。这个时候，我的任务就是去挖曲蛇——其实就是蚯蚓，我们叫曲蛇——拿一个铁皮盒提着。蚯蚓一般在阴湿、垃圾比较多的地方，或者在大豆地、土豆地里挖出来。我们习惯了春天翻地的时候带一个铁皮盒，铁皮盒里放一点土，养曲蛇的。曲蛇你就是挖断了它，挖成几段，它依然活。它的生命力极其顽强，生命之流不会因为你的铁锹碰到它就断流，它一直还在呼吸。我们就把曲蛇放到盒里，夏天去地里干活的时候，去黄花草甸，我就拿着父亲给我做的鱼竿，那么不直溜的鱼竿，拴上曲蛇，那是鱼的诱饵了，然后把它甩下去。不一会儿鱼居然咬钩，觉得鱼竿动了，一提，甩上来一条鱼。鱼咬钩那个瞬间，我就像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发表时那般喜悦。

水泡里的鱼基本就是小柳根儿、老头鱼。像黑龙江才

能捕上来大鱼，鲤鱼、哲罗鱼、细鳞鱼等。我们在水泡子里钓上来的都是小杂鱼，但只要有这小杂鱼我就快乐极了。这样的美食我们夏天会享用，因为我喜欢用小杂鱼做鱼酱，把它剁碎了，那个土腥味儿怎么能去掉呢？我现在没办法给你们做这道美食，就是把它剁得非常碎，像虾酱一样的碎，然后从菜园里取出自制的黄酱，添上热油，炸出的鱼酱鲜香极了！炸鱼酱，再下上一锅面条，从菜园里摘点儿生菜、菠菜、小葱，一蘸，一拌，多么美妙的晚餐！

黄昏的大兴安岭特别美。我两次去巴黎的奥赛博物馆，特别喜欢看米勒的画，《晚钟》《牧羊人》，牧羊人在祈祷时刻。《晚钟》太美了，那是一种苍凉，一种深远，一种说不出的温暖，说不出的忧伤，总之，人生那种很复杂的情感都在画里，它能深沉地打动我。大兴安岭的画面就是这样，不断变幻，包括云，特别浪漫，我觉得就是天泼出来的油彩，每时每刻天空都在变幻，变换颜色，变换姿态，千姿百态，它敞开了怀抱给你看。

都市人见到这样妖娆的白云的机会少了，也丧失了可观察它们的机会。我还是希望我们未来的生活能跟自然更近一点，跟泥土更近一点，虽说这样的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。但是我们的情怀、我们的心灵，我觉得离自然近的人，他的生死观会变得豁达。而人的一生培养一个好的生死观，会修炼我们的人生，也会提升人生的价值，它也决定了你的文学能够走多远。

张同道：童年记忆最深的是什么？

迟子建：小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采蘑菇。有一次，我们骑着自行车去山里采蘑菇，发现了一片榛蘑，蘑菇圈。天哪！你带去的这个花筐，很快就采满了。没东西盛了怎么办呢？就把裤子脱下，裤腿底下扎紧，把蘑菇塞进两个裤筒去。蘑菇很漂亮，你要是不采，觉得可惜了。可你要把它塞进裤筒呢，蘑菇的菌盖和它的这个粗腿儿就分离了，品相又不好了。但我们就是努力把身上能用于盛蘑菇的，都用上，哪怕为此得忍受蚊虫的叮咬。为了装蘑菇，你穿一条花花绿绿的衬裤就回家了。

现在，大兴安岭主要的山产品是蓝莓。来到这儿，外地的游客可以买蓝莓果，喝到蓝莓果汁、蓝莓冰酒。可是那时候全没有这种，我们就去采都柿，挎一个小桶进山了。蓝莓其实就是都柿果，漫山遍野，现在很难采摘了，而且有一部分是种植的。

有一次，我就在山里碰到了一片大的都柿，粒儿又大，上面有一圈白脯儿，又饱满，如此甘甜，我就吃。可是都柿吃多了是能醉的。我采满了以后装不下，就把自己的肚子当容器了，不停地吃，也算塞满了。家里人想这采都柿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，就出来找，远远地看见我晃晃悠悠地回来了，半醉的一个状态。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。

我们那时候要想喝都柿酒怎么喝？采多了以后很自然的，放到一个大缸里，时间长了它慢慢发酵，就成了自然的

酒，慢慢的，酒味儿就飘出来了，我们会舀一点来喝。这种鲜活的童年生活，我相信我八十岁的时候回忆起来，依然觉得它像昨天的故事，依然觉得它是无限美好的。

张同道：您的父母怎么来到北极村的？

迟子建：童年的时候我在永安小镇住，那儿都是林业工人。在来永安之前，我们家在漠河乡和三合站都待过。五八年大兴安岭就上马了，我爸来得较早，六四年是国家正式大开发，我已在漠河乡，也就是现在的北极村出生了。现在马拉耙犁已成为北极村的风情旅游项目，我们小时候要是能坐在马拉耙犁上，那太幸福了。那时候马做什么工作呢？一个是给山场的林业工人运粮食，那个时候汽车罕见，顶多有台吉普车，上不去山。马拉着雪耙犁上山，去运粮食，下山的时候也不空，回来的时候要拉圆条。圆条是什么？是粗壮的松木，一条条地拖出来，马真是勤恳又耐劳，它能拖出很多这种圆条。

我父亲当过放映员，他来开发大兴安岭的时候认识的我妈妈，就是在北极村，我妈妈在乡广播站当广播员，所以才有了我。父亲放电影，有的时候就是坐马耙犁上。我今天坐在马耙犁上，也想起父亲，想我坐着那么冷，零下四十几度，父亲当年也是，冬天的时候还去放电影，坐在那儿鞭子一甩，进山去给林业工人放电影了。我现在终于理解父亲为什么那么爱酒，我想他进山去放电影的时候，穿行在林海当中，可能随身带着一壶酒，冷的时候要喝上一口。我有一部中篇小说叫

《别雅山谷的父子》，写的就是父亲的这段经历。他在大兴安岭办学，吹拉弹唱，样样都会。父亲接触的都是这些林业工人，林业工人伐木，后期才用油锯，早期都是弯把锯。在林海里面放倒一棵树，这棵树要倒的时候，他就要喊号子，“顺山倒喽——”，然后这棵树“唰”就倒下来。因为顺山倒，别人知道了会及时闪开，否则会被树砸中。

我们家的邻居，在永安小镇的邻居，一个林业工人，他过早去世，就是被一棵树砸中了，双肢砸断，去哈尔滨截肢，还是没抢救过来，死掉了。我童年就知道林业工人这种雄壮的喊山号子里面，也有悲壮的成分。林业工人喊一声号子，也是因为在寂寥的森林里，想对着大山喊一声，在这样的极寒之地还有生命的存在。那时候大兴安岭栋梁之材真多，一车皮一车皮地拉出去，我们的很多桥梁、建筑物，你们都市人很多的房屋，可能都是靠着我们这些圆木建造起来的。

小时候的一大景观就是你站到公路上，能看到一车一车的松木，被运材车运出大兴安岭。几十年过去，大兴安岭休养生息，现在停止采伐，我觉得特别对。因为森林需要喘息，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，我们过度地向它索取以后，要给它回馈。让机体衰老的生命，再恢复青春的活力，确实需要一个过程。我们要爱惜它，那么发展其他可替代的绿色产品，发展旅游产业，就很重要。

手札

迟子建：你看，我还存留着一些东西，我自己比较喜欢，我十八岁的一张照片，这是小时候用过的铅笔盒。那时候上学还用粮票呢，有全国粮票，还有黑龙江省地方粮票。这个我觉得是最珍贵的了，这是我就读鲁迅文学院的时候，三十年前的校徽。

张同道：你是1987年去的？

迟子建：1986年先去进修班，1987年，今年2017年，正好是三十年。还有一些珍贵的家信。这是我父亲，塔河县永安学校，他是这个学校的校长。我父亲很早就去大兴安岭办教育，可惜他四十九岁就去世了。这是父亲去世前写给我的一封信。他是1985年10月21号写给我的，11月、12月，两个多月以后，他就突发脑溢血去世了。他是1986年1月6号去世的。

看到这封信，我都能感觉到父亲的呼吸。我有一篇小说，八五年发表在《北方文学》，叫《沉睡的大固其固》，《小说选刊》转载，我父亲特别高兴。同时，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《北极村童话》，《人民文学》留稿，准备在第二年1986年3月份发表。他从事教育工作，也知道，那时候《小说选刊》《人民文学》发行量非常大。

他写的是“子建女儿，近期收到你的来信”。我父亲的字非常漂亮的。原先春节的时候，左邻右舍，没有现在这

种印刷体的春联，都是用手写，家家买了红纸，求我父亲写春联，我就帮他裁纸什么的，有时候还帮他编春联。他知道我作品转载的消息后，写信说：“全家非常高兴，你母和我都感到自豪，家中祝贺你。望你认真读书，不负众望。”这都是大而化之的话，还有，“在前进的道路上扫除障碍”，看到这儿我有时候想笑。然后，他在叮嘱我，“要以此为起点，要有恒心”。

他当时用的是蘸水笔，笔迹浓淡不一，写着写着，你看一开始是浓的，后来浅了，他又要蘸一下，然后浅了再蘸一下。那时我已经在大兴安岭师范学校中文系当老师，突然收到他这封信。他说“家中想你”，我觉得是父亲比较想我了，然后说“你和领导商定来家一探。你弟弟很好，望你勿念。父字。1985年10月21日”。这封信我觉得特别珍贵，就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感情，他鼓励你的时候，表达的还是想你。那时候的邮票是八分钱吧。

我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毕业以后，分回大兴安岭塔河县永安学校，我父亲是校长，我是他手下的一个教师。后来就觉得，我不能老在他手下，比较别扭。我在他手下大概是半年多吧，塔河县第二中学把我调去当高考补习班的语文老师。我有时候跟父亲开玩笑，我跟他共事时，有时我去财会那儿领工资，财会说你的工资没了，你爸已经给你领回去了。我跟爸爸说，你凭什么把我的钱给没收了？

我珍藏了一些这样的家信。这个是我母亲写的，母亲

的字就是另外一种字形，工工整整的。有一年我的家乡塔河发大水了，她给我写的信，告诉我不要惦记，告诉我灾难过后他们乐观坚强面对。我母亲也是特别刚强的，她写信跟父亲一样，称呼我“子建女儿”。我母亲有记日记的习惯，写了好多本了。她来哈尔滨短住，也要写日记，临走还留下一本日记，我每天做些什么，我母亲都记下来，挺像我的记事本。母亲年轻时是漠河乡广播站的广播员，声音特别好。

我弟弟迟钝也给我写信，我还曾经教过他一段。

这是母亲写的信，“子建女儿，好久没有接到你的来信了，我们都很挂念你。你最近忙什么呢？最近看到《黑龙江日报》才知道哈市洪水的情况”。他们惦记我，因为哈尔滨有一年也闹洪灾。

这是我的责任编辑宋学孟，我在《北方文学》发表第一篇被转载的小说《沉睡的大固其固》，就是他做的责编。我们通过多封信，都是谈小说的。

张同道：那个时候的编辑真是负责任。人和人之间要真诚得多，纯洁得多。

迟子建：那个年代，写信是交流文学的最普遍的渠道，宋学孟的信，都是针对我小说稿的意见的。那时的责编很负责任。而那时的生活不像现在这么喧闹，所以我觉得相对安静的一个环境，对写作还是有好处的。

透明的忧伤

张同道：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对你是不是有影响？

迟子建：我上鲁迅文学院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参加这个班对我影响确实很大。

那时候新时期文学刚开始，有大批的作家、大量的作品出现，文学刊物发行都挺好。随便的一本文学刊物，像我们本省的《北方文学》，发行都有几十万册。那时候坐着火车旅行大家看的都是刊物，拿一本文学杂志，不像现在，我们在火车上、飞机上，大家都低头看手机。

八十年代初文学思潮风起云涌，一会儿先锋文学，一会儿新写实等等。我是大山里走出的孩子，爱文学极其天然，带着故乡的色彩和情怀来到北京，来到这样一个文化中心，脑子里没有“主义”的概念。

我们班的同学，很多日后成为知名人物。大家所熟知的莫言、余华、刘震云、严歌苓、毕淑敏等。我在班上是最小的。有一次看电影资料片，我还记得是劳伦斯的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，那天我也去看了。我一进去莫言就说：“迟子建是儿童团的，不能让她看，给她清出去。”想想真有趣。上课的时候，我还做一些听课笔记。

在鲁迅文学院的学习给我打开了另外一个文学天地，就是我接触到不同的作家、不同的风格，各个老师带来不同的课程，对我的影响确实很大。就是你原来是一个相对封闭、狭

窄的文学世界，到了鲁院以后，可以说是置身一个众声喧哗的文学时代了，非常自由，每个人带着不同的色彩、不同的经历走到一起。我们有的时候还会为谁发表的一篇小说，聚在一起讨论。可现在大家聚在一起，谁还去谈文学呢？

对于我来讲，即便吸纳新东西，我也不会为文学潮流所动。第一我性格比较倔强，有主见，这个倔强性格可能是漫长的风雪天带来的，冰雪气息。还有一个，从我的阅读和我心里对文学的判断来讲，我特别喜欢有根。我的文学、我的笔和我的脚，都是有根的。连我走路的声音，都是有根的。妈妈说我们三姐弟谁回家她能听出来，我走路的声音，永远是砰砰砰的，很响，只要我一上楼，她就知道这是我回来了。那我的文学也是这样，不管潮流怎样涌现，我就是钟情我那片土地，我熟悉的生活，还有那些我笔下的亲爱的人，就是除了我的亲人之外——我故乡的人。

我的很多作品都是在《收获》杂志发表的，《收获》曾发表过我的一篇小说叫《炉火依然》，还有一个中篇小说叫《遥渡相思》，即便我有根，间接也受了当时文学思潮的微妙影响，有一些心理描写和偏意识流的东西。短短的三年学习，回到哈尔滨以后，我自然褪掉了一些东西，更加坚持自己对文学的判断，我写了《逝川》，写了《亲亲土豆》，写了《白雪的墓园》等等，以及《秧歌》《旧时代的磨房》这样的系列小说。

张同道：《逝川》还专门出过集子。

迟子建：《逝川》是我个人偏爱的一篇小说。写《逝川》，是我看到有一些极其优秀的女人，确实是孤苦走过一生，一生可能都没有婚姻。而她们之所以孤苦走过一生，恰恰是因为她们的优秀。在中国这样的环境，很可能有这样的人，就有了吉喜这样一个老渔妇的形象。《逝川》中写到的江我太熟悉了，我就生活在黑龙江畔，在冰封的黑龙江上捕鱼，也是我熟悉的生活，而小说中描写的老妇人，那个接生婆，也是我熟悉的。

现在妇女生孩子，都有产科医生，过去没有，就有了接生婆这个民间职业。汪曾祺先生写过《陈小手》，写的就是接生者，不过说的的是一个男产科医生的故事。在我们那儿，生小孩，是请一个接生婆来家里，那么我就塑造了一个接生婆，她叫吉喜。这里有一条河叫逝川，有一种会流泪的鱼，每年会在初雪来临之前的夜晚降临。当地风俗是渔民捕上泪鱼，安慰它你别哭了，再把它放生回逝川，这样一年就平平安安。

雷达先生比较喜欢这篇小说，当年他还为这篇小说写了一篇评论，见我面还问，子建，真有泪鱼这种鱼吗？我说没有，这个泪鱼是我自个创造的。但是因为这个创造，我确信是有泪鱼存在的。我在黑龙江畔长大，小时候看到大人们捕鱼，鱼被捕上岸的那一瞬间，摇头摆尾，水珠迸射，它翕动的腮和鳍，让你觉得它就像落泪一样。我感觉这就是泪鱼，一种流泪的鱼。你把它捕上岸以后，养在木盆里面，安慰它

以后，得到了人间关爱，它把它的泪摆脱掉，又回到它的水下世界。

我写一个老妇人为人接生的故事，就放在这样一个捕泪鱼的背景中。我写了这么一个可爱的女人，直到老都没人娶她，她因为优秀而孤独，成为接生婆。她的生命，就像泪鱼一样。

张同道：《亲亲土豆》也是这时期的作品，不少读者都非常喜欢，里边浸着一种透明的忧伤。

迟子建：《亲亲土豆》也是很多人比较喜欢的一个短篇小说，可能有一些感人的细节。“亲亲”两个字，“亲亲”的不是别的，而是土豆。土豆是我们东北当地越冬最主要的蔬菜。我们小的时候有两项活儿是特别重要的，一个是冬天拉烧柴，一个就是种土豆。一到放寒假我就犯愁，爸爸要让我们姊妹跟着他去拉烧柴，去山上时，要么拉着雪耙犁，要么就是手推车。拉雪耙犁得积雪厚的时候，不然露出那个泥土，耙犁在上面就很生涩，你使出牛劲也拉不动；手推车是充气的，不怕土路，所以我们一般是用手推车拉烧柴。

春天夏天，我们最主要的活儿就是种土豆和侍弄土豆。直到现在，我知道什么时候去种土豆，土豆栽子怎么切，土豆什么时候开花，什么时候打垄，铲趟。到了秋天的时候，你发现垄台儿出现闪电一样的裂缝，那是土豆在里面笑了，它成熟了，开心地笑了，这时候就可以摸土豆吃了。

我们夏天用油豆角炖土豆吃的时候，妈妈一般就命令